

行走大别山

■谢克强

里；而被真理唤醒的劳苦大众，引起敌人的恐慌。他们便以野兽的疯狂，四处“围剿”、八方搜查，妄图扼住他的喉咙。

最悲惨的一幕发生了：“围剿”、搜查一无所获后，敌人疯狂地架起了机枪，将全村300多人赶到稻场上。听到敌人疯狂的叫嚣，他似乎听见了刺刀战栗的声音；藏在夹墙里的他再也待不住了，毫不犹豫走出藏身之所，大义凛然走向冷酷的枪口……

人生，就是一个又一个偶然的经过和遇见，开端和结局也许谁也难以预料，但生命的壮美，有时往往就在一个又一个偶然经过与遇见的瞬间，闪现出富有个性而绚烂的光芒。

如今，小南门早已消失在历史的尘埃里，好在标识勇敢和正义的遗址还在。

小南门虽然消失了，但它却像一座无形的纪念碑，立在红安这片红色的土地上，立在红安人的心里，更立在中国革命灿烂的史册上。

红安古城

这是一座古城，一座新建的古城。两百个将军同一故乡的传奇故事令后人景仰，人们在一片荒芜的山坡上建起一座古城。

此刻，我就站在城墙的楼台上，脚下城墙逶迤，身旁垛口起落；再环视城内，只见一栋栋、一排排古色古香的房子挺立路旁，黑的屋檐，灰的砖墙，白的亮瓦，不仅充盈古建筑气息，更像是百年前黄安旧城历史风貌的真实再现。

修建一座古城，不仅是为了再现风貌，而是要以此再现古城曾经发生的传奇与故事。

这不，当我站在古城墙上俯瞰古城时，我仿佛看见在铜锣声里从山的深处、从夜的深处，一支支举起的火把像

火炬在燃烧。一时间，一个旧世界在躁动、在颤抖、在挣扎、在奔突，在寻找一个新的去处……

于是，黑夜化为灰烬，红日从地平线上喷薄而出，而古城黄安也被燃烧的火炬和喷薄而出的红日映红。从此，黄安变成了红安。

时光可以流逝，但历史不会流逝。我从有限的资料中获悉，自从这座古城建起之后，就有不少反映红安的传奇故事在这里拍摄，影视的画面与历史风云在这座古城交织融合。

不是吗，站在古城墙头，那烽火岁月的金戈铁马、刀光剑影重在眼前浮现，那征战沙场的厮杀阵阵、鼓角声声犹在耳畔回响，怎不令人俯膺长叹、壮怀激烈……

将军树

回来了，将军风尘仆仆地回来了。此刻，他就站在离别50年的故土上，站在他和战友们曾经一起浴血战斗的前沿阵地上。当他弯下腰来，从昔日的前沿阵地上，捧起一抔泥土，这浸血的泥土，勾起他永生难忘的记忆——

那天，反击的号声响了。待他与号角的嘶鸣、震天的杀声一起纵身跃出战壕，说时迟那时快，只见班长突然横过身来挡住了他，挡住了罪恶的子弹。

班长倒下了。他哭喊着抱起班长，不想班长抬起头来瞪了他一眼，然后用微弱的气力抬起手来，命令他冲上前去……

将军默默抬起低垂的头。他拿起了锹，奋力掀开这曾经浸血的泥土。他要在这里栽一棵树，栽一棵四季常青的松。

陶家河如是说

这是一个天高云淡，望断南飞雁的

军营纪事

绿色军营，铁血荣光

航空兵某旅新飞行员们永远忘不了这样一幕——在老航校时期用于飞行训练的跑道上，90多岁的老飞行员张吉林为换装新飞行员开训上第一课。授课的形式虽然只是一人一桌一话筒，但老人讲述的当年那些训练战斗故事，让年轻的飞行员肃然起敬。下课后，新飞行员们将张吉林围在中间，听他讲述先辈震撼人心的动人故事，久久不愿离去。

营区内，现存的老航校跑道长400米、宽300米，最早是由日军用三合土建成的跑道。1946年，东北民主联军从苏军手中接收了海浪机场。当年，东北老航校从通化搬到了这里。然而，因连年战争，老航校官兵刚到这时，机场已是一片废墟，跑道被炸得全是弹坑，营房也被日军炸毁。得知要在这里搞飞行训练，牡丹江地方政府和人民群众自发发出工出力，填补弹坑、平整跑道、修缮房屋，捐钱捐物、送衣送粮，所有飞行训练必需的基础设施均在7月前完工。

飞行训练开始时，由于飞行教官训练班的学员来自四面八方，虽然过去学过飞行，但长时间停飞，技术已经生疏，加上飞行器陈旧，因此飞行训练一开始就遭受了挫折。开学后第7天，飞行科长吉翔和学员许景煌飞“英格曼”教练机，起飞升空后不久，发动机停车。为了挽救飞机，吉翔试图转向机场迫降，不料飞机失速坠地，吉翔当场牺牲，许景煌身负重伤，三天三夜才抢救过来。但先辈们没有被危险所吓倒，“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没有初级教练机，他们不惧挑战直接上高教机；没有航油，大胆试用酒精代替。当然，他们吸取飞行事故教训，在飞行安全上做得更加扎实细致。全体飞行人员、机务人员、保障人员小心谨慎、认真负责、兢兢业业，自我比喻“像大姑娘绣花一样”做好保障工作，保证少出飞行事故。

飞行员吴元任得知自己要第一个放单飞，满怀渴望地说：“我有十分的信心。”战友们在战机翼翼挂上了红布条，这是新飞行员放单飞的标志。一声令下，高教机呼啸而出，离开跑道，直冲蓝天，起飞、爬升、翻筋斗……随着飞机平稳降落在跑道上，地面上的人群顿时欢呼雀跃、拥抱庆祝。紧接着，第二架、第三架飞机也陆续飞上了蓝天。

茶园

我站在这一片红土地上，这是当年红军与敌人浴血奋战的沙场啊，那战士的血、战马的血、树和石头的血，缓缓流进了这片土地，也浸红了这片土地……

自从被血浸染过，这一片贫瘠的土地苏醒了。

如今，这里是一片茶园。穿过层层惊雷和纷纷扬扬的清明雨，在竹笋突围的拔节声中，雨后的茶树正在返青，悄然将一个季节染绿。青春茶林中的采茶女，在等待了一个冬天之后，一双双激动而又有些急切的巧手在不倦地翻飞，忙着采摘这春天最动人的馈赠。

岂止是春天的馈赠啊，那返青的叶片舒展的不也是烈士们的祈盼与希冀，抑或他们勃发的青春……

我刚抵达这里，我不是来这里踏青寻觅山野清新明媚的春光，我只是想用我这首与茶叶一起返青的小诗告慰英魂，然后，翻阅那一页血染的历史！

风雅颂

情至心处诗最美

小米

(外一首)

■石厉

在武乡的山坡上第一眼望见的让我内心沉甸甸的原来是它！那每一粒小米紧紧地团结在一起像黎明时的星星，随时准备将饱满的自己，献给初升的光芒，它们唱着土地的赞歌躲过日寇的轰炸，走进八路军战士粗糙的瓷碗中与他们一道筑起钢铁长城的，原来就是它每一粒都凝结着太行人民的血汗

而在它优美浑圆的身体上闪着光的露珠中分明是哭泣过的泪痕因为，每一位钢筋铁骨的将士呵他们的腹中填充着野菜、树叶和观音土他们口腔溃烂，两腿浮肿就是由于新谷还未成熟旧谷存余太少少得就像黄金一样珍贵

当它成熟时，终于低下自己的头颅沉默得只有土地和安眠于地下的先烈，才能听得懂它一句句干燥而带火的话语

红星杨

那颗曾照亮旧中国的星竟然自己从天上，落进朱总司令栽种的一棵杨树里

雄鹰起飞

■孙嘉宁 张政

然而，国民党空军得知我们建航校的消息后，派空军疯狂地破坏。老航校一步步向纵深转移，国民党空军也一步步跟上来。后来，老航校官兵摸清了敌机活动规律，一般在早晨八九点至下午三四点钟突袭，就与敌打游击，飞行训练安排在早晚进行。

该旅在跑道边上复原的指挥桌和T字布，呈现出老航校当时艰难的训练场景：由于没有空地无线电设备，甚至连地图都没有，学员们只能用肉眼去观察判断。着陆时看信号员的旗号，看到白旗表示可以着陆，看到红旗就要立即复飞。当发现跑道上的T字布变成十字时，就表示敌机已经接近机场，空中的飞机要进行隐蔽。有一次，航校领导外出开会时，专程去林口县火锯厂看望生产木材的官兵，不幸被国民党指派的土匪包围，情况十分危急。航校领导向校部发电报求救。茫茫林海，一片雪原，为了给飞机指示方向，他们从厂内寻得十几匹黑布，铺在厂外草甸子上，充当T字布。当时，没有跑道，找不到目标，蔡云翔同志驾机在空中盘旋30多圈，看到黑色T字布后，迫降在一片空地上。航校领导和电台工作人员迅速进入飞机客舱。蔡云翔加大油门，飞机顺势起飞，终于把他们救了出来。

也就是在这条跑道上，相继有100多名飞行学员毕业，其中就包括王海、刘玉堤、张积慧等这些我们耳熟能详的名字。这条托举雄鹰起飞的跑道，现在依然铺展在白山黑水间的蓝天下。

也许，是那些帽徽上闪光的五星，撼天地

我岂忍折断这棵树的每一个枝节，枝节里都有一颗清晰的五星星，为你诉说那个年代的故事，我恨自己生不逢时啊，不能为英雄的先辈分担民族的苦难这颗曾闪烁在天上的星星早已淡忘了岁月它甘愿隐藏在大树里与天、与地共生

从大地到长空

■赵琼

我想飞得更高只要是祖国需要我想飞得更远只要是母亲期盼责任，是我搏击长空的羽毛梦想，让我的翅膀无限地生长强劲，有力，丝毫不拖泥带水

我自大地而来长空是我唯一的阵地我会飞翔，随日出展翅却有别于鸟类日落不栖即使是在短小而飘忽的梦里警觉和捍卫也会与星斗携手而立一滴水花的绽放或一丝微笑的舒心都会被恰到好处地植入我优美的航迹长出江山锦绣长出山河妩媚长出繁荣昌盛长出安详惬意长出无限强大的国防在由黄色与红色织就的旗帜上熠熠生辉……

海岛恋歌

■李勤

留在记忆里的不只有寒冷，还有很多温暖的回忆。坐在海岛人家温暖的土炕上，啃一口香甜的玉米棒，外加一盘蘸酱的大葱和一蒸笼白馍馍，那便是渔民们一日最好的美餐。军民一家亲，那位熟悉的大娘常常热情地给我们分享她做的馍馍，我们总是不好意思地笑着婉拒大娘的一番盛情。

小岛冬日的阳光，漫上了那一艘刚刚停靠海岸的军舰。浪花轻拍船舷，仿佛奏响昨夜水兵出征的进行曲。一位脸蛋红扑扑的战友，手中正紧握一封家书反复细读。海面上跃动的浪花，搅暖了一对恋人心头的热语，也荡漾着家乡与海疆之间的思念之情。

还有海边拾贝的趣事，总是令我难忘。我们的连队就坐落在海岛上，营区距海边不过几百米远。周末时光，当潮水退去时，我和要好的战友一

起去赶海捞海味，每次都能满载而归。踩在松软的海滩上，听着海鸟掠过海面亲切地歌唱，看着铁桶里满满的海味，我的心情无比惬意。夜幕降临，一边看着天边美轮美奂的霞彩，一边哼着快意的小调，我们踏上了返回哨所的那条小路……

月儿照亮了哨位，远天的星星眨着顽皮的眼睛。我们庄严地站在哨位上，目光炯炯地盯着辽阔的大海。因为我们知道脚下踏的是祖国神圣的海疆，坚守的是黄海之滨的祖国第一哨。

“站住！口令！”我紧握钢枪，严密地注视着夜幕下的正前方，不放过任何一点风吹草动。“革命战士！”原来是连长查哨，我紧绷的神经放松了下来。“穿上这件大衣吧，天气怪冷的。”听着连长亲切的话语，一股暖流在我心中弥漫开来……哨位——海浪——星辉——明

月——钢枪，还有连长暖心的话语，组成了那一夜海疆最动听的诗章。

当兵的日子，深深地刻在时光的记忆里。打靶场上，迎着一轮初升的红日摸爬滚打；出海的海面上，唱着铿锵的曲调踏浪而行；守望的哨位上，深情注视头顶蓝天和夜空升起的一轮明月……而今当我穿着铁灰工装，头戴那红蓝相间的工帽，站在故乡这片辽阔的土地上，心中依然满怀对远方军营哨所的眷恋。登上高高的铁塔，此时望不见咕咕叫的大雁和海燕，我的身躯也不再如当年那般挺拔，但思念却随着时间的逝去越来越浓。唤一只只翻飞的鹞鸟和黄鹤，吟唱北国之春一曲曲美妙动听的恋歌，还有什么能比得上那片充满思念的海水以及那段绿意葱茏的岁月更令人怀念呢？

红色之旅

触摸历史，追溯精神血脉

举火把的人

铜锣在沉沉的暗夜里炸响第一声惊雷之后，你将早已准备好的火把点燃，欣喜地高高举过头顶，大步走在大刀、长矛与旗帜的队伍前头。

这源于血与泪的火把，这源于星星之火的火把，在沉沉的黑夜里噼啪噼啪炸响，与林立的刀矛和奔走脚步碰撞出的光芒，剪破重重黑暗，奔向前去。

你是黄麻起义中举起火把的人。山路在你身后，刀矛在你身后，旗帜在你身后，你举起的燃烧的火把成为一次起义的象征。火把腾腾燃烧的语言，不仅与身后林立的长矛大刀温情对话，更像一面旗帜呼啦啦在夜空招展，召唤每一双眼睛和耳朵以及内心澎湃的激情，点燃满腔的怒火，舔噬暗夜沉沉的黑，以及沉沉的黑里裹着的压迫与剥削，将它们烧成灰烬……

只因这起义征途的火把呵，是一簇燃烧不熄的信念，指引这支脚穿草鞋、手举刀矛的队伍从暗夜走向黎明。

南一门遗址

这里是七里坪的小南门，只因张南一壮烈地牺牲在这里，七里坪人为纪念他的忠诚与壮烈，才将小南门改为南一门，并将他的英勇与壮烈编成曲艺，在七里坪传唱。

他曾是一名鼓书艺人，也是一名地下党员。他知道，为党工作最好的方式就是以鼓书艺人作掩护，向广大劳苦大众传播革命的思想。

一时间，朴素的真理，石质的呐喊，都潜入他游乡串户说唱的鼓书

人在军旅

如歌岁月，写下绿色诗行

那是多年前一个初冬的上午，我站在军舰的甲板上，面朝大海，接捧那渐渐飘落的初雪。雪花落在领花和帽徽上，灿烂了我一身笔挺的军装——军营生活的一幕由此深刻心中，成为浪漫而纯美的记忆。

记得那时，我们这些南方籍的战士，在有着浓重东北口音指导员的带领下，排着整齐划一的队列，喊着口号，向团部走去。冬天迎面拂来刺骨的寒风，刮得人清鼻涕直流。当我们一路顶着寒意快步返回连队，欲用火炉边的温水洗把脸时，哪想一碰到室外的冷空气，那水一下子结上了一层冰霜。



红色沂蒙(雕塑)

王树山作



长征

第5952期